

濟公活佛

初二三集

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金公全傳

第二百十一回 皮緒昌助逆子行凶 陳廣泰丹陽縣遇害

陳廣泰這一句話，把管世寬挽回去說：『你趁此去罷，休要叫皮緒昌妄想貪心。』管世寬碰了釘子，自己回來，一見皮緒昌，皮緒昌說：『你去提親怎麼樣？』管世寬說：『別提了，我去提親，陳廣泰不但不給，反出口不遜，罵的員外那些話，我真不敢直說了，怕你老人家生氣。』這小子添枝添葉，又蠱惑是非，皮緒昌一聽，勃然大怒，說：『好陳廣泰，竟敢這樣無禮！背地裏罵我，我焉能跟他善罷干休？我非得把他女兒弄過來不可，我還得叫他跟我來說，認罪服輸，自相情願把女兒給我，你等大家可有甚麼高明主意？』管世寬說：『老員外要打算跟他賭氣，我到有主意，員外不是跟村外廟裏的當家的相好麼？那廟裏和尚有能爲，你把他請來，跟他商量，簡直去把陳廣泰的女兒搶來，跟大爺一入洞房，生米煮成熟飯，他也沒了法子。要打官司就跟他打官司。』皮緒昌一想說：『就是這個主意甚好，你就去把通天和尙法雷請來。』

書中交代，通天和尙法雷，自從彌勒院逃走，這裏這座小廟是他的下院。他就來到這廟裏住着，皮緒昌正要打發人請去，偏巧有家人進來回稟：『現有通天和尙前來稟見。』皮緒昌趕緊吩咐：『有請。』把法雷請到客廳，彼此行禮。皮緒昌說：『我正要請你去，你來的甚巧。現在我有一件爲難事。』法雷說：『皮大哥，你有

甚麼爲難事？只管說我能替你辦的了，我萬死不辭。」皮緒昌說：「你我兄弟知己，我也不能瞞你，皆因你姪男他那一天暗見陳廣泰的女兒，長的十分美貌，你姪男得了單思病，我打發人去提親。陳廣泰不但不給，把我罵的話難聽，我這口氣不出，我打算要把他女兒搶來，先跟兒成親，然後再跟他打官司。聽說陳廣泰有個姪兒叫陳亮，在鏢行裏可有能爲，可不定在家沒在家，我要求賢弟你給搶親，一來替我轉轉臉，二來搭救你姪兒。」通天和尙法雷一聽，說：「要搶人容易，這乃小事一段，我廟裏住着兩位西川路的朋友，一位叫賽雲龍，一位叫小喪門謝廣，這兩個人都是記爲武藝出衆，本領高強，把他二人約來幫着。」皮緒昌說：「好！趕緊就派人到廟裏，就提法師請謝爺，到我這裏來。」手下人答應去了，來到村外廟門一叫門，小沙彌出來說：「找誰？」手下人說：「我是皮員外家的，法師傳叫來請謝爺，黃爺同我到我們員外家去，有要緊的事。」小沙彌進去回稟。賽雲龍、黃慶、小喪門謝廣，二人隨同手下人來到皮緒昌家，往裏一回稟。皮緒昌同法雷迎接出來，抬頭一看，來者兩個人，頭裹這人，身高七尺以外，細腰扎背，頭上帶粉綾緞色軟紮巾，勒着金抹額，身穿粉綾緞色箭袖袍，過身繡三藍花朵，腰繫絲鸞帶，單襯襖，薄底靴子，面似油粉，白中透青，一臉的斑點，兩道細眉，一雙三角眼，鸚鼻子，裂腮額，閃披一件粉綾緞色英雄大氅，上繡三藍牡丹花，這個就是賽雲龍、黃慶，後面跟定一人，穿青色褂，紫黑的臉膛，兩道喪門眉，往下搭拉着，一雙吊客眼，黑眼珠朔朔放光，白眼珠一睜，突出眶外，整像活吊死鬼一般，這個就是小喪門謝廣。皮緒昌一見，趕緊上前行禮。法雷說：「二位賢弟，我見引見，這就是皮員外。」說時往裏讓，彼此行禮，來到屋中落坐。黃慶、謝廣說：「法兄呼喚我二人

有甚麼事？」法雷說：「特約二位賢弟來幫忙。」黃慶說：「甚麼事？」通天和尚就把要搶親之故，細述一遍，謝廣黃慶說：「這乃小事一段，我二人協力相幫。」法雷說：「皮大哥，你先叫人去給陳廣泰家送一百銀子，兩疋彩緞，硬給他留下，就說今天晚上拿花轎搭人。」皮緒昌就問：「你們誰去？」車丹管世寬說：「我二人去！」立刻皮緒昌就給拿出一百銀子，兩疋彩緞來，管世寬車丹二人，來到陳廣泰家，叫管家進去一回稟。陳廣泰說：「這兩個東西又做甚麼來了？把他叫進來我問問。」管家出來把管世寬二人，帶進書房，陳廣泰說：「管世寬，你來做甚麼？」管世寬說：「我來送定禮，一百銀子，彩緞兩疋，我們員外說了，今天晚上，花轎就來搭人。」陳廣泰一聽這話一楞，說：「誰答應你們？你就來送定禮，滿嘴胡說，還不快拿回去！」管世寬說：「不是老員外你親口說的嗎？就要一百銀子，兩疋彩緞，現在如數拿來，你怎麼又不認了？那可不行，今天晚上就要娶人，你聽信罷。」說着話往外就跑了，把兩疋彩緞，一百銀子，硬給放下了。陳廣泰一聽說晚上就要娶人這話，氣得顏色更變，說：「皮緒昌真要造反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敢這樣無禮。見真是要搶奪民家婦女，我去告他去。」立刻到裏面告訴安人，叫從人外面備馬。老人家陳福跟着陳廣泰備了兩匹坐騎。陳廣泰氣哼哼上馬，直奔丹陽縣衙門；焉想到早有人給皮緒昌去送信，說：「陳廣泰騎馬走了，大概是去上丹陽縣告你去。」皮緒昌一聽說：「法師兄，你同他們二位在家裏等我，我得到丹陽縣先去託好了。」吩咐叫家人給法雷等預備酒，皮緒昌帶了五百銀子，備了兩匹快馬，帶着一個惡奴，抄小道先來到丹陽縣十二里地，馬又快，此時陳廣泰還沒到。皮緒昌來到衙門口翻身下馬，一道辛苦，衙門的班頭都認識，說：「皮員外來此何幹？」皮緒

昌說：『我來找狗先生，煩勞衆位給通稟一聲。這衙門有一位刑民師爺姓狗，叫狗子賢，跟皮緒昌素有舊識，今天值日班進來一回稟，現有陳家堡皮緒昌，皮員外前來求見，狗子賢一聽，趕緊吩咐有請。皮緒昌來到裏面，一見狗先生，二人彼此行禮。狗先生說：『皮員外，今天爲何這樣閒在？』皮緒昌說：『我今天來託老兄一件事，回頭有一個姓陳的，他是開白布店的，叫陳廣泰，他要來告我，就求你把他給押起來押三天，過三天之後，我到案跟他打官司；我這裏有五百銀子送給你買雙鞋穿，這件事完了，我還有一分人情。』狗子賢說：『那容易，這是手裏變的事，他來了我把他押三天，不叫他見官，你回去罷。這件事交給我辦了。』皮緒昌立刻告辭。狗子賢出來，一見稿案門值日班說：『方才有我一個朋友來見我，說有一個姓陳的來喊冤，叫我給押三天。送我一百銀子，我也不能獨吞。我都在一個衙門當差找飯吃，我分給你們衆位五十兩，回頭姓陳的來喊冤，可千萬別叫他擊鼓。就說他攪鬧官署重地，妄告不實，就把他押起來。』稿案門說：『是了，既是先生被朋友所託，就是不給我們錢，說句話我們也得給辦。』狗子賢說：『好好！』正說着話，外面陳廣泰才來投到，老頭子翻身下馬，口中喊嚷：『冤枉哪！青天大老爺給小人明冤！』方要打算擊鼓，值日班頭來，皮緒昌揪住說：『你這老頭子無故前來攪鬧官署，來把他押起來。』立刻把陳廣泰揪到班房。陳廣泰說：『我來告皮緒昌，他強要搶奪我女兒，他託人說媒，我不給他，硬下彩緞銀兩，說今天晚上就要用轎子搶人，故此我來告他，怎麼你們攔我喊冤？』衆官人說：『由不了你，不能放你走！等我們老爺那時過堂，才放你呢！』陳廣泰急的暴跳如雷，甚麼也不行，直不放他出來。老家人嚇得跑回家去，一回稟安人說：『可了不得了！老員外到』

衙門一喊冤，不想衙門官人把老員外扣住不放，嚇得我也不敢進去，大概是皮緒昌有人情買通了。先把老員外押住，今天晚上來搶姑娘，老安人快想主意罷。」安人姑娘一聽就哭了。玉梅說：「娘親不必爲難，孩兒我也不能落到惡霸手裏，莫若我一死，萬事皆休。」正說着話，外面打門，老管家出來開門一看，呀！一聲，不知來者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十二回 聞凶信雷陳找惡霸 冒大盜陷害二英雄

話說老管家出來開門一看，外面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雷鳴陳亮，書中交代，這兩個人由打那來呢？原本前者濟公在彌勒院，趕走了通天和尚法雷，赤髮靈官邵華風，一千羣賊，和尚救了雷鳴陳亮，飛天火祖秦元亮，立地瘟神馬兆熊四個人，告訴秦元亮也不必上靈隱寺去道謝，叫雷鳴陳亮二人急速回家，和尚帶領何蘭慶陶萬春走後，秦元亮同馬兆熊二人單走。雷鳴陳亮這才回家。今天老管家一盼少主人回來，心中甚爲喜悅，說：「大爺回來了，甚好！家裏正在盼望，恨不能你一時回來，現在家裏出了場天大禍！」雷鳴陳亮聽這話一楞，說：「甚麼事？」管家說：「二位大爺進來再說。」陳亮同雷鳴來到廳房，老管家先給倒過茶來。陳亮說：「有甚麼事，你說說！」老管家說：「只因那一天老員外生日做壽，在村外搭台唱戲，有本村的「泥腿」皮老虎，暗見姑娘長的好，皮緒昌叫管世寬來提親。老員外口快心直說不給，說「皮緒昌根底不清。」焉想到管世寬回去，今天管世寬拿著一百銀子，兩疋彩緞，硬來下花紅彩禮，不管答應不答應，說是今天晚上轎子

就來搶親。老員外同小人備了兩匹馬，去到丹陽縣告他，不想皮緒昌有人情，衙門的官人不問青紅皂白，把老員外押起來，大概是今天晚上要來搶人，我跑回來跟安人說，安人直哭，姑娘要尋死，大家正在束手無策，你回來甚好。』陳亮聽這話，氣得三尸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騰空，尚未答言，雷鳴把眼一瞪，說：『好囚囊的！用手往桌上一拍，茶碗也碎了。嚇的老管家一哆嗦。』雷鳴說：『好小輩！竟敢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嘴邊拔鬚，找在我兄弟的頭上！好好好！老三！你去找他去，把這小子先殺了他的狗頭，你我出出氣。』陳亮說：『陳福，你到裏面告訴安人姑娘，不必害怕，就提我回來了。我同雷二哥去找他去。』說着話，雷鳴陳亮二人由家中出來，一直來到皮緒昌的門首。雷鳴一聲喊嚷：『呀！皮緒昌，你趁此出來，無故我弟兄不在家，你竟敢欺負到我們頭上。你真是吃了熊心，喝了豹膽，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嘴邊拔鬚，你錯翻了眼皮！你也不打聽打聽大太爺，我等是何如人也！』陳亮也指着門口破口大罵。此時早有人報進去，皮緒昌剛由丹陽縣回來，正在書房同通天和尚法雷，賽雲龍黃慶，小喪門謝慶，在一處談話。外面有手下人進來說：『員外，可不得了！門口有陳廣泰的姪兒陳亮，同着一個雷鳴，來堵着門口大罵，點名叫你老人家出去。』旁邊管世寬說：『員外這可糟了！這兩個人，可惹不起！聽說殺人不要眼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』皮緒昌一聽，嚇的顏色更變。法雷說：『這兩個人自不好意思，員外你別出去，我有主意。』管世寬你附耳過來，如此如此。——你快出去。』管世寬點頭答應，趕緊來到外面一看，雷鳴陳亮正在罵不絕聲，管世寬笑嘻嘻的出來說：『二位大太爺先別罵。』雷鳴陳亮說：『你快叫姓皮的出來見我們。』管世寬說：『我家員外沒在家，二位大叔先別生氣，聽我把話說明白了。』雷

鳴陳亮說：『你姓甚麼？』管世昌說：『我姓管，僧們都是老街坊，論起來都不遠。陳大叔，你老人家別罵，這件事你別聽一面之詞，我們皮員外並沒叫人去提親，方才我們員外也聽見說這件事了，這是有小人蠱惑是非，硬說我們員外要搶親，我們員外還要找個來人，是誰到你家裏去下花紅彩禮，找着這個人，不用你老人家不答應，我們員外也不能答應，這必是跟陳家皮家兩家有仇，給僧們兩家攔對，叫僧們兩家打起來，他暗熱鬧。二位大叔先請回去，我們員外此時實沒在家，聽說陳老員外在丹陽縣沒回來，我們員外去託人，把陳老員外請回來，要見見陳老員外細盤問盤問，這是誰做的事。二位太爺先請回去聽信罷。我們員外回來必過去。』陳亮一聽這片語，說：『二哥他這裏既不敢承認，你可先回去，看我叔叔回來不回來再說。』雷鳴陳亮這才回到家中，陳亮到裏面見了孀母，把這話一學說。老太太見陳亮回來，心中還暢快些。當日晚間也並沒有轎子來搭人。陳廣泰也沒回來。陳亮同雷鳴在前面安歇。夜間小心防範，也並沒有動作。次日早晨起來淨面吃茶，陳亮正要打發人去到丹陽縣打聽打聽，忽聽外面打門。陳亮同雷鳴出來開門一看，門口站着丹陽縣的兩位班頭，一位姓劉，一位姓杜，帶着八個伙計，一輛坐車。陳亮一看認識，說：『二位頭兒甚麼事？』劉頭杜頭說：『二位在家裏甚好，你們二位的事犯了！跟我們去打官司罷！僧們彼此都有個認識。在家門口給你們二位帶傢伙，算我們不懂交情，給你們二位留面子，你們二位上車罷。』雷鳴陳亮聽這話一楞，說：『甚麼事犯了？』劉頭說：『你們二位的事，還用問我們，紙裏還包的火，你們二位有甚麼話，上車罷，到衙門說去罷！』雷鳴陳亮也不知道甚麼事，不能不去。當時叫管家給裏面安人送信。這兩個人上車，一同來到丹陽。

縣衙門下車來到班房，劉頭杜頭說：『二位屈尊點罷！』說着話，嘩啦一抖鐵練，把雷鳴陳亮鎖上。有伙計看著兩個人。官人進去一回話，把雷鳴陳亮帶到知縣署內。傳壯皂快三班伺候陞堂，知縣吩咐帶差事。原辦出來拉着鐵練帶雷鳴陳亮上堂，威武二字嚇喊堂威，說：『七里鋪打劫卸任官長，刀傷三條人命，搶去衣服首飾銀兩，賊首雷鳴陳亮告進。』這二人一聽這話，嚇的驚魂千里。來到公堂一跪，二人報名說：『小的雷鳴，小的陳亮，給老爺磕頭！』知縣在上面一拍驚堂木，說：『雷鳴陳亮，你兩個人在我地面上，西門外七里鋪打劫去任官長，刀傷三條人命，劫衣物首飾銀兩，同手辦事共有幾個人講？』雷鳴陳亮跪爬半步，向上叩禮。陳亮說：『回老爺，我住家在陳家堡，世居有年，原係商賈傳家。我二人是拜兄弟，在鏢行生理，新近從外面回來，並沒做過犯法之事。老爺地面有這樣案，明火執仗，路劫傷人，我二人一概不知。求老爺格外施恩。』知縣一聽說：『你兩個人已來到本縣公堂之上，還敢狡展不承認？等本縣三推六問，用刑具拷，你們皮肉受苦，那時再承招，悔之晚矣！同手做案到是幾個人？趁此實說！』雷鳴陳亮說：『小人實在冤屈，求大老爺明鏡高懸。』知縣勃然大怒，說：『你你這兩個個人分明是慣賊，竟敢在本縣跟前這樣狡展？大概抄手問事，萬不肯應。來拉下去給我每人重打四十大板再問。』陳亮說：『老爺暫息雷霆之怒，且慢動刑，小人我有下情上稟。』本縣的官人馬快，素常都認識陳亮，知道陳亮是綠林人，在本地住居好幾輩了，知道陳亮在本地沒案，現在奉老爺鐵票，急拘鎖帶雷鳴陳亮，馬快在旁邊說：『你們兩個人實說罷，省得老爺動刑！』陳亮說：『老爺的明鑒，小人在這丹陽縣陳家堡，住居好幾輩了。家裏我叔叔在本地開白布店，素常老爺台下的官人也有個耳聞。』

雷鳴他是龍泉霧的人，我二人自幼結拜，我兩個人現在鏢行保鏢，昨天才回來。今天老爺派官人將我二人傳來，老爺說我二人在七里鋪明火執仗，我二人實在不知。老爺要用嚴刑苦拷，我二人受刑不過，老爺就叫我二人認謀反大逆，我二人也得認。何爲憑據？那爲考證？老爺這輩爲官，要輩輩爲官。『知縣一聽說：『你兩個人，還說本縣斷屈了你們！不給你見證，你還要狡展？』立刻標監牌提差事，少時就聽鐵練聲响，帶上一個犯人來。陳亮睜睛一看，儼伶伶打一寒戰，就知道這場官司難逃活命。不知見證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十三回

記前仇賊人咬雷陳

審口供豪傑受官刑

話說雷鳴陳亮，見把賊人帶上堂來，陳亮一看，幾伶伶打一寒戰，就知道這場官司難逃性命。賊咬一口，入骨三分，陳亮認識這個賊人，叫宋八仙，當初雷鳴陳亮楊明，奉濟公禪師之命，給馬家湖去送信，陳亮躊躇出恭，宋八仙冒充聖手白猿陳亮，打劫人，被陳亮將他拿住，依著雷鳴陳亮當時要殺他，鎮威八方楊明，乃是一位誠篤仁厚之人，大有君子之風，不但勸著陳亮沒殺他，還周濟宋八仙五兩銀子，叫他改行做小本經營。焉想到這小子惡習不改，在本地七里鋪明火路劫，殺死家丁，搶劫衣服，首飾銀兩，同手路劫有五六個人，別人分了賊都走了。這小子沒走，犯了案被丹陽縣馬快將他拿獲，到衙門一過堂，宋八仙全招了。知縣問他：『同手辦事共有幾個人？』宋八仙說：『有通天和尙法雷，小喪門謝廣，養雲龍黃慶，還有幾個人，都是西川路上的人，在七里鋪搶劫卸任職官，殺死三個家丁，得賊均分。他等都遠走了，我也不知去向。我分了幾十兩銀子，

連嫖帶賭也都花了。」知縣一聽，先把他釘鐐入獄，宋八仙到沒打算拉雷鳴陳亮，皆因雷鳴陳亮，堵着皮緒昌門首一罵，通天和尙法雷先叫管世寬出來，用好言安慰，用計把雷鳴陳亮支走了。法雷說：「皮員外這個人可不好惹，素常無故，這兩個人外面儘講究殺人，這跟他家結了仇，這兩個人更不能善罷干休了。」皮緒昌說：「賢弟，你有甚麼高明主意？」法雷說：「不要緊，我有一個絕妙的主意，非得把他兩個人治死，給他個一很二毒三絕計。」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」你要不治他，他絕不能饒你，這個後患可就大了。不用多，你花幾百銀子，就可以要他兩個人的命。」皮緒昌說：「幾百銀子到現成，怎麼樣呢？」法雷說：「現在丹陽縣獄裏收着一個宋八仙，乃是本地七里鋪明火執仗，殺死三條人命，這案是我們一同做的，他可不知道我在這本地有廟的。到獄裏花錢，買通了叫宋八仙，當堂將雷鳴陳亮一口咬定，就把他兩個人拿了去，用刑具一拷，他兩個受刑不過，就得招認。他二人身受國法，一來也除了後患。再說要搶陳廣泰的女兒也行，非這樣辦不可。你見了宋八仙，可別提見着我們三個人。」皮緒昌說：「甚好，我這就到丹陽縣去。」立刻到裏面帶上五百銀子，叫家人備兩匹馬，帶着一從人，從家中起身，來到丹陽縣，翻身下馬。衆官人一瞥認識，說：「皮員外來此何幹？」皮緒昌說：「我到獄裏賄個朋友，叫家人拉着馬。」皮緒昌拿着十封銀子，來到獄門，一招呼，管獄的出來問：「找誰？」皮緒昌說：「尊駕姓甚麼？」管獄的說：「我姓錢。」皮緒昌說：「我這裏有二百銀子，送你買包茶葉喝。我要跟宋八仙說幾句話，行不行？」管獄的聽說有銀子，財能通神，連說：「行行！」立刻把獄門開開，放皮緒昌進去。皮緒昌把二百銀子送給管獄的，錢頭把皮緒昌讓到他住的屋子裏坐着。這

才叫宋八仙過來，管獄的躲出去了。宋八仙並不認識皮緒昌，來到屋中，說：『尊駕找我麼？』皮緒昌說：『不錯，你就叫宋八仙嗎？』宋八仙說：『是。』皮緒昌說：『我姓皮，我來託你一件事，你現在官司畫了供沒有？』宋八仙說：『沒有剛過了一堂，還沒定案。五六股差事，現在就是我一個人破了案。』皮緒昌說：『既然如此，我有兩個仇人，你過堂給牽拉出來。一口咬定，說他爲首，我先給你留下二百銀子，給你立摺子，飯館子愛吃甚麼要甚麼，然後我花一千銀子，給你打點官司。』宋八仙本來是個苦小子，手裏又沒錢，又沒朋友，來到獄裏，也沒人照應。吃一碗官飯，也吃不飽。一聽這話，又有銀子，又有吃的，反正官司大概是活不了。樂一時算一時，先不用受罪呀！心中很願意，說：『皮大爺你說罷，叫我拉姓甚麼的？』皮緒昌說：『在本地陳家堡，有個雷鳴陳亮，家裏開白布店，雷鳴在陳亮家住着。』宋八仙一聽，說：『雷鳴陳亮這兩個人我認得，而且前者我們還有點仇，我被陳亮拿住過，這件事交給我辦了，只要你照應我點。』皮緒昌立刻給宋八仙留下二百現銀子，由獄裏出來。又一見值堂的，託值堂的今天晚上開堂單，先把宋八仙這案開在頭裏，給值堂的五十兩銀子。老爺問案，先問後問，全在值堂的身上。他要開堂單，把誰開在頭裏先問誰。皮緒昌在衙門都見好了。到飯館子給宋八仙送信，立了摺子，送到獄裏去。告訴飯鋪掌櫃的，縣衙門獄裏宋八仙吃多少錢，到我家去取。掌櫃的答應，素常交買賣，知道皮員外是財主，錯不了。皮緒昌把事情辦完他回去了。知縣晚上陞堂，看堂單頭一案，就是七里鋪路劫宋八仙，知縣吩咐提宋八仙，原辦把宋八仙帶上堂一跪。知縣說：『宋八仙，你在七里鋪搶劫，殺死三條人命，同手辦事到是幾個人？』宋八仙說：『小人不招，老爺生氣，一共六個人，有三個人』

都回了西川，有兩人爲首，到在這本地陳家堡住家，一個姓陳，叫聖手白猿陳亮，一個叫風裏雲煙雷鳴，當初是他兩個人起的意，我等聽從搶劫了八百銀子，給我八十兩，他們使七百多兩。這是真情實話，並無半句虛言。」知縣一聽，這才出票，急拘鎖帶雷鳴、陳亮。今天一過堂，雷鳴、陳亮問知縣何爲憑據？那爲見證？知縣這才把宋八仙提上來當堂對質，宋八仙上堂來在公堂一跪，向上磕頭。知縣說：「宋八仙，你可認識他二人？」宋八仙一看說：「雷大哥，陳大哥，你們兩個人這場官司認了罷！當初你們兩個人起的意，在七里鋪打劫卸任官長，殺死三個家丁，得了八百銀子，你們二位說我是小兒計，不能多給我，我使一成，你們使九成，現在我犯了案，打了官司，你們兩個人不管我了，作爲不知道，現在我實在受刑不過，但分我要受的了，也不肯把你們二位拉出來。誰叫僧們有交情呢？總算一處吃過，一處花過樂過，雖然犯了案，也不算短！僧們一同畫供罷。」雷鳴、陳亮一聽，氣得顏色更變。知縣在上面把堂驚木一拍說：「雷鳴、陳亮，你兩個人這還不招嗎？再還狡展，等本縣三推六問，那時你等皮肉受苦也得招。」陳亮說：「宋八仙，你這小輩滿嘴胡說，當堂可有神，我姓陳的那時跟你一處路，誰認識你？你無故在外面做案，冒充我姓陳的名姓，前者我沒肯殺你，我慈心到生了禍害！」宋八仙說：「你們哥倆不必狡展了，我已然是把真情實話都招了，你再不招也不行了。」雷鳴氣得三屍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騰空。把眼一瞪，說：「好囚囊的！我二人跟你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你這小子血口噴人。」知縣見雷鳴、陳亮一發氣，立刻把驚堂木一拍說：「哇！好大胆！雷鳴、陳亮，這是本縣的公堂，也是你等發威的地方麼？大概你等是目無王法，咆哮我的公堂，來拉下去給我打。」陳亮說：「老爺暫且息怒，小人我有下

情上稟。』知縣說：『有甚麼下情講？』陳亮說：『我等跟宋八仙有仇，前者我二人同朋友上馬家湖送信，我走在半路肚子痛，在樹林子出恭，宋八仙持刀由我身後頭過來要砍我，被我暗見，將他拿住一問他，他冒充我的名姓，我要將他送到當官治罪，他央求我把他放了，不想他記恨前仇，路劫犯案，牽拉我二人。』老爺一聽說：『你滿嘴胡說，拉下去給我打！』立刻把雷鳴陳亮拉下去，每人打了四十大板，打完了，知縣又問雷鳴陳亮口中叫冤。知縣吩咐用夾棍夾起來再問，三根棒爲五刑之祖，人心似鐵非似鐵，官法如爐果是爐，立刻將雷鳴陳亮上了夾棍，剛要使刑，只聽外面一聲喊嚷：『大老爺冤枉！』來者乃是濟公禪師，要搭救雷鳴陳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十四回 濟禪師丹陽救雷陳 海潮縣僧道見縣主

話說丹陽縣知縣正要用夾棍夾雷鳴陳亮，忽聽外面一聲喊嚷：『大老爺冤枉！』來者乃是濟公禪師。書中交代，和尚從那來呢？原本濟公由藏珍塢八卦爐火燒了神術士韓祺，赤髮靈官邵華風，一千羣賊四散奔逃。和尚並不深爲追趕，羅漢爺打了一個冷戰，按靈光一算，早已察覺明白。知道雷鳴陳亮有難，和尚不能不管。由藏珍塢這才順大路徑奔丹陽縣而來。這天走在海潮縣地面，眼前流水，南北有一道橋，和尚正走到這座鎮店，旁邊過來一人說：『和尚你別走！我們這本地有一件新聞事。』和尚說：『甚麼新聞事？』這人說：『我們這地方叫石佛鎮，南村口外路北有一座石佛院，多年坍塌失修，也沒有和尚老道，頭三天石佛顯聖，由

廟裏石像自己出來，站在石橋上，過路人就得給錢。不論多少，要不給錢，石佛就不叫過去，嚇的人多了，石像會化緣。你說這事新鮮不新鮮？有和尚老道化緣，或釘釘或拉鎖，沒聽見說石佛會化緣的。『濟公一聽，用手一按靈光，早已明白。說：『要比如不給錢，由橋上走行不行呢？』這人說：『不行，多少總得給錢，要不然過不去。現在我們村莊內衆會首，大衆給石佛燒香許願，幫助化緣修廟，求石佛別嚇呼人。給佛脖子上挂着一個黃口袋，上寫募化十方，在橋上攔着一個大簸籬，過路人走在那裏，就得捧錢。這三天見了錢不少了，不信你暗暗去。』和尚邁步往前走，來到南村口一看，果然南北一道橋，橋上站着一位大石佛，和尚眼見着村口路東有一座酒館，和尚進要去要酒要菜，自斟自飲，就聽酒飯坐，大家談論這件事。和尚吃完了，算帳，伙計說：『三百六十錢。』和尚說：『給我寫上罷。』伙計說：『不行，櫃上沒帳。』和尚說：『不寫帳，跟我拿去。』伙計說：『上那拿去？』和尚說：『到大橋上石佛跟前，那大簸籬裏拿去。』伙計說：『那可不敢，我們本地有不信服的人，過去抓錢，立時就有靈驗，不是腦袋痛，站不起來，再不然就是一灣腰，腰直不起來。』和尚說：『我拿錢你睜着。』伙計說：『就是，我就跟你去。』和尚出了酒館，來到大橋上，伸手由簸籬抓了錢，數了三百六十錢，給了酒鋪伙計。大衆見和尚也沒怎麼樣，衆人說：『真怪！別人要一抓錢，立刻就報應，石佛化緣給和尚化，也不顯應了。這到不錯！』正說着話，只聽北邊一聲『無量佛！』說：『道濟這乃佛祖的善緣，也是你亂動的麼？』衆人一看，由石佛院廟裏出來一個老道，頭帶青布道冠，身穿藍布道袍，青護領相襯，腰繫杏黃絲絛，白襪雲鞋，面如三秋古月，髮如三冬雪，鬚賽九秋霜，一部銀髯，洒滿胸前，左手提着小花籃，右手拿着螢刷，身背後

措定乾坤與妙大葫蘆，來者非別，乃是天台山上清宮東方太悅老仙翁崑崙子。

原本老翁閒暇無事，下了天台山，閒遊三山，悶踏五嶽，前者到臨安去訪濟公沒見着，這天走在這石佛鎮，暗見這座石佛院，羣牆坍塌，殿宇歪斜，多年失修，並無住持。老仙翁口念：『無量佛！善哉！善哉！』自己一想，徒弟夜行鬼小崑崙郭順沒有廟，自己一想，有心把這座廟修蓋起來給郭順，又可以做上清宮的下院，無奈工程浩大，獨力難成，有心在本處釘釘化緣，見本處居民人等，住戶不多，恐沒有善男信女出頭，這道橋到是一條大路，來往行人甚多，老仙翁一想，我莫若到廟裏施展法術，叫石佛出去化緣，可以轟動了人。他這才來到廟後面，大殿甚寬闊，在裏面一坐，掐訣念咒，能把石佛用搬運法到橋上截人。老仙翁在大殿裏盤膝打坐，閉目養神，外面如有人過橋，老仙翁在廟裏能知道，打算用一百天工夫，把錢化夠了，再動工。今天剛三天，焉想到濟公禪師來了。在簾籬裏一拿錢，老仙翁在那裏面知道，這才出來一聲『無量佛！』來到近前說：『道濟這是佛門善緣，也是你妄動的麼？』和尚哈哈一笑，說：『久違少見！』老仙翁趕上打稽首，說：『聖僧從那裏來？』和尚說：『我由常州府，只因赤髮靈官邵華風聚衆叛反，常州府知府求我幫助捉拿賊人，老仙翁你在那裏功德不小。』老仙翁說：『聖僧既來了，我求聖僧慈悲，幫着我化緣修道，聖僧功德功德罷。』和尚說：『阿彌陀佛！善哉！善哉！這座廟工程浩大，獨力難成。仙翁要叫我和尚化緣，幫你修廟容易，我和尚還要上丹陽縣去，沒有工夫，我同仙翁你到本縣去，叫本地知縣給你約請本處的紳衿富戶，幫你修廟。』老仙翁說：『那如何能行呢？知縣大老爺焉能管這件事？』和尚說：『我說行就行，』旁邊暗熱鬧人見和尚同老道說話，大

衆看着發愣。和尚說：「衆位借光，本地屬那裏所管？」衆人說：「海潮縣所管。」和尚說：「你們那位勞駕？去把本村的會首找來，先把這簸籬交給會首，以備修廟工用。」有人去立刻把村中會首找了十幾位來，大衆來問和尚甚麼事？在那廟裏？和尚說：「我乃靈隱寺濟顛僧是也。這位道爺乃是天台山上清宮東方太悅老仙翁；我二人要修造這石佛院，先把簸籬這錢交給你們衆位，以備動工時花用。」衆人一聽，知道濟公名頭高大，衆人說：「原來是聖僧長老。」趕緊給和尚行禮。和尚把簸籬的錢交與衆會首，這才同老仙翁夠奔海潮縣衙門門首。和尚說：「衆位辛苦辛苦！」當差人等說：「大師傅甚麼事？」和尚說：「煩勞衆位到裏面稟縣太爺，就提我和尚乃西湖靈隱寺濟顛，前來稟見。」差人到裏面一通稟，知縣正在書房閒坐，差人上前請安，說：「回稟老爺，現有靈隱寺濟顛僧在外面求見。」知縣一聽是濟公來了，喜出望外。

書中交代，這位老爺原本是龍游縣的人，姓張名文魁，前者濟公救過他的命，後來連登科甲，榜下即用知縣。在這海潮縣已到任一年多了。今天聽說濟公來了，趕緊親身往外迎接。來到外面，一見說：「聖僧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久違少見！弟子正在想念你老人家，這位道爺貴姓？」和尚說：「這是東方太悅老仙翁，張文魁趕緊行禮。舉手往裏讓，一同來到書房落坐。有家人獻上茶來，張文魁說：「聖僧，這是從那來？」和尚說：「我由打常州府，只因慈雲觀有賊人嘯聚，常州府太守約我和尚幫着拿賊。」正說着話，有本衙門的三班都頭姓安，叫安天壽，由外面進來，此人最孝母，家中母親病體沉重，請人調治無效。今天聽說濟公來了，知道羅漢爺素日名頭高大，妙藥靈丹，普救衆人，安天壽來到書房給和尚磕頭，說：「求聖僧長老發慈悲，我母親